

心窗
片羽

新年， 爸爸带我坐轮渡

□明前茶

1983年春节期间,妈妈到上海去做手术,那个时候,平民百姓普遍没有住宾馆的条件,不论是旅行还是外出看病,都借住在亲朋家。爸爸为了照料妈妈,便与我临时借住在二姑妈的家里。二姑妈家的住房窄逼,姑妈让女儿把客堂间尾部的床让给我爸,我们两个小姐妹只好每晚打地铺。

躺在饭桌和钢琴踏脚的缝隙里,表姐意味深长地说:地上好硬,隔了两条褥子还冷气钻骨头。不过,也只有躺在这里,我才能数出家具有32条腿,看见钢琴踏脚被磨薄了,露出了里头的黄铜色。

爸爸大概感觉出我的落寞和不开心,年初六,从医院一出来他就对我说,“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比城隍庙还有意思。”他居然是带我去黄浦江上坐轮渡。买了票,爸爸将他的围巾解下来,将我兜头兜脸包住,只剩眼鼻露在外面,我们坐在四面漏风的轮渡上等开船,爸爸说:“等会儿船一开,我们就能在后甲板上欣赏外滩的万国建筑。你就会觉得,上海很迷人,睡在桌子腿之间,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那天,在轮渡上,我亲眼看见了黄浦江上的辉煌落日,被和平饭店托住好一会儿,而后,似乎带着声响隆隆沉坠;轮渡向浦东方向呈斜线前进,船尾犁出的浪花吸引了一群不知哪儿来的海鸥,旁边的女孩将手里的馒头撕碎抛出,海鸥一个鹞子翻身,叼住了馒头。海鸥们欢叫、盘旋,它们似乎不全为了觅食,而是为了享受浪头带来的清新气流,我模仿海鸥的叫声,海鸥们居然能和我远近呼应。爸爸也兴致勃勃递过他随身带着的小望远镜,让我细看外滩上灰色调的历史建筑,也瞭望远处即将往长江上游去的货轮。爸爸说他年轻时,每次来上海,他都会来坐轮渡,还喜欢换码头来坐,黄浦江上,大概每隔1.5公里就有一个轮渡,窄处江面有三百米,宽处有六七百米,这里如此开阔,让外滩的美好像在一个弧形的舞台上呈现,而我们是载浮载沉,在水上观看。“到了这里,你看到几千吨、上万吨的巨轮在前行,会觉得生活里的烦恼真的不值得一提。”

从浦东返回浦西时,天色迅速暗了下来,轮渡倏然拥挤,原来,当时工厂多已陆续迁往浦东,而百万产业工人,依旧要回到浦西狭窄的住处去与家人团聚。好多人推着自行车上轮渡,我看到,真有人并不窝在船舱躲风,他们在轮渡上眺望浦西渐次亮起的灯火,还有人在甲板上悠然地吹着口琴。

这是能享受江风、星光与璀璨夜景的一刻,船上的人既不属于单位,也不属于家庭,他们完完全全属于自己。有幸欣赏到此刻的波光粼粼,再拥挤的家,也会少一些烦恼了吧。而这,恐怕也是爸爸想告诉我的生活真谛。

都市流光
王尚

新年,约等于

□毛文文

新年跨步的入口处
约等于旧年已关上的门

阳光明媚得有点眩目
约等于雪花已铺天盖地

路两旁树干挂起红灯笼
约等于绿灯来临,一切可前行

犹豫停下,悲伤停下

约等于新年快乐已很鲜活

一个寡言人突然滔滔不绝
约等于新年第一天,写下春的序言

他们的春晚

□孙同林

今年冬天,我参加了小镇民族乐器演奏团,亲历了一次县春晚节目海选的排练。小镇参加县海选的节目有两个,一个是民乐合奏、一个是舞蹈。

小镇民乐团是一支由老年志愿者组成的队伍,人员来自全镇各地,队伍中有老干部、有老教师、有企业的退休人员,也有民间老艺人,人员的演奏技艺有高有低,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把演奏达到最好水平。

民乐团演奏的是一个自创曲目——欢天喜地迎新春。乐曲含管弦乐和打击乐等多种乐器,在演练之前,组创人员先将录音放给大家听,整个曲子呈现出热情奔放、积极向上的色调。曲目分为几段,由唢呐作为引子切入,高亢热烈的唢呐声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极具鼓动性和吸引力;然后是二胡演奏,平缓流畅的二胡声,给人以小河淌水般清冽快意;中间有几处笛音和打击乐的配合,让乐曲进入高潮,最后又是唢呐声和锣鼓打击收尾,整个曲目跌宕起伏、高潮迭起,令听者震撼,让人在艺术上得到享受、在精神上得到提振。

民乐团的阵容庞大,但很规范,乐团的艺术指导是一位从市文工团团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同志,他具有很好的指挥和组织能力,将乐队安排得井井有条,谁站谁坐、谁处什么位置、包括什么服饰都很有讲究,且恰到好处。吹唢呐的、敲扬

琴的、拉二胡的、弹琵琶的、奏月琴的,吹笛子的、拉大胡的等等,乐团几乎囊括了所有民族乐器。我不会演奏管弦乐,被安排加入打击乐队。指挥让我试敲了几下鼓,说我有些乐感,可以上,但最终没有选我敲锣打鼓,而是为我量身选了一件乐器——钹(民间称镲)。我知道鼓和大锣在打击乐中位置的重要性,有时,鼓点就是整个曲目的指挥,咚——,就是开始,咚——,就是休止,所以,我只能打击这不太起眼的钹。负责打击乐这块的袁绍稳是个比较较真的人,他让我们根据录音做练习,熟悉打击乐嵌在哪一段乐曲里,要我们一一记牢,然后,比照录音练习,一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我原本以为这钹声比较弱,只要拍打在点子上就成,甚至侥幸地想,如果记不住,到时候只要轻轻地拍,或者不拍出声音就可以蒙混过关,不料,这些行为却逃不过袁绍稳的耳朵,有几次居然让他发现我没有拍出声,或是拍的钹声慢了半拍,他把每一段敲击声录下来叫我们听,结果真的一点偏差都能听出来。老袁对表演艺术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发现问题就当面给指出来,我自知要想过关,必须练、必须过硬。

海选彩排那天,小镇选送春晚节目负责人张必华带领全体演职人员来到县春晚海选场地,先让大家熟悉环境,走台排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

们能够走上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为全县人民欢度春节送上精神大餐。

县联欢晚会总导演的要求更为严格,可以说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走台过关,大到对每个节目整体构思提出改动意见,小到怎样把一个动作做到标准、极致,都给予了详细指导。经过彩排评定,有许多节目被淘汰了,好多镇上的表演队无缘春晚,很失望,有的人长吁短叹、有的人居然潸然泪下。还好,我们镇上的两个节目都幸运地被选上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汗水没有白流,终于能参加正式演出了。

从这次春晚海选活动中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我们往往羡慕别人取得的辉煌业绩,却没有看见别人在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任何时候,机会总是为善于付出的人准备的,成功只属于那些勇往直前的人,荣誉只配敢于披荆斩棘的人拥有。

让我更为感动的是,我们镇参加表演的这班人都是文艺志愿者,他们不拿一分钱的补贴,纯粹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为了准备一场春节的精神盛宴,他们默默地奉献着。他们有幸福,他们更有艰辛。

为了春晚,许多人还在努力着。我有理由相信,今年的如东县春晚一定很精彩。

父亲们

□汤凯燕

走出办公大楼,抬头,远处正修建的楼顶上有几个小点,是建筑工人,他们时而聚在一起,时而分开。他们站在高空,居高临下,他们看地面上的人们,如同我看他们,也是一个个小点。

我想起我的父亲,曾经20几岁年纪,也是身在高空。身在高空,心却处于尘埃。朝气蓬勃的年纪,因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早早中年化了。

命运中有许多偶然,偶然导致生活轨道偏移。对于父亲来说,那天是个灾难,他与工友同时自高空掉落,工友当场死亡,父亲被紧急送往医院,腰椎骨折。休养一段时日,除留了些刮风下雨时的伤痛,几乎无恙。

高空作业不能做了,家中有妻儿需抚养,只得在地面苦苦寻找生计。于是远走他乡,做了中国极早的打工人。此

芬芳
一叶

次出走,增了他的眼界经历,为他将来进入管理层打下基础。

而我,当时一个幼儿,因为一个完整的父爱,得以顺利成长。不知脚手架另一边掉落的工友,他家是否也有一个幼儿?失去父亲的幼儿之后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我抬头仰望高空中那几个小点,内心涌动着温情。我看到了父亲们,他们为着待哺的孩子,在寒风中。